

中醫古籍名著編譯叢書
貴青題



景岳全书 译注 (二)

主编◎王大淳

【文白对照 译注详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

景岳全书译注

(二)

原 著	(明) 张介宾		
主 编	王大淳		
译 注	王志坦	严石林	李继明
	王小平	冯怀德	薛 红
	冉 燕	马嘉陵	王晓竹
	陈顺利	周 怡	
参 校	孔令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性集 (457)

卷之十三 (457)

杂证谟 (457)

瘟疫 (457)

卷之十四 (494)

杂证谟 (494)

疟疾 (494)

瘴气 (523)

卷之十五 (539)

杂证谟 (539)

寒热 (539)

暑证 (567)

火证 (580)

理集 (597)

卷之十六 (597)

杂证谟 (597)

虚损 (597)

劳倦内伤 (630)

关格 (643)

卷之十七 (650)

杂证谟 (650)

饮食门 (650)

脾胃 (671)

眩晕 (693)

卷之十八 (703)

杂证谟 (703)

怔忡惊恐 (703)

不寐 (710)

三消干渴 (719)

明集 (731)

卷之十九 (731)

杂证谟 (731)

咳嗽 (731)

喘促 (751)

呃逆 (763)

郁证 (774)

卷之二十 (790)

杂证谟 (790)

呕吐 (790)

霍乱 (811)

恶心噯气 (821)

卷之二十一 (827)

杂证谟 (827)

吞酸 (827)

反胃 (838)

噎膈 (844)

嘈杂 (859)

心集 (862)

卷之二十二 (862)

杂证谟 (862)

肿胀 (862)

性集

卷之十三

杂 证 谟

瘟 疫

经 义

《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熱論篇》：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癒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癒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循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係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

《陰陽應象大論》說：冬天受到寒邪侵襲，到春天必發溫病。

《金匱真言論》說：精氣是人身的根本，所以能保存精氣的人，春天不會發生溫病。

《熱論》：黃帝說：今天所說的外感熱病，都屬於傷寒一類，其中有的痊愈，有的死亡，死亡的往往在六七天之間，痊愈的都在十天以上，這是什麼道理？岐伯回答說：足太陽經是六陽經是首領，統攝陽分，足太陽經脈上連風府穴，覆于巔頂至背部的表層，所以能主持一身的陽氣。人體在受至寒邪侵襲後，就會發熱，因病變在表，所以發熱雖重，也不會造成死亡。如果陰陽表里經脈同時受到寒邪侵襲，就不能免于死亡。黃帝說：我想知道傷寒的發病情況。岐伯說：傷寒病的第一天，是太陽經脈受病，所以頭項痛，腰脊牽強不舒。第二天，病傳于陽明經脈受病，陽明主肌肉，陽明經脈俠鼻，絡于目，所以身發熱，眼痛，鼻中干，不能睡卧。第三天，病傳于

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瘥。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瘥。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臟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熱論篇》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

少陽經脈受病，少陽屬膽，少陽經脈循行於兩脇，上絡耳，所以出現胸脇疼痛、耳聾，這時三陽經絡都已受病，而未侵入三陰之臟，所以可用發汗法治愈。第四天，病傳於太陰經脈，太陰經脈散布於胃中，上絡於咽嗑，所以出現腹部脹滿，咽中干。第五天，病傳於少陰經脈，少陰經脈貫穿腎，上絡於肺，連接舌根，所以出現口燥舌干而渴。第六天，病傳於厥陰經脈，厥陰經脈環繞外陰，向上絡於肝，所以出現心煩胸悶，陰囊收縮。這時三陰三陽、五臟六腑都已受到病邪侵害，營衛不能暢行，五臟精氣不得流通，于是就死亡了。如果不是表里兩感於寒邪的病人，到第七天，太陽病衰退，頭痛有所好轉。第八天，陽明病衰退，身發熱開始減退。第九天，少陽病衰退，耳聾好轉。第十天，太陰病衰退，腹脹消失，思想進食。第十一天，少陰病衰退，口中不渴，不再煩悶，舌不干，打噴嚏。第十二天，厥陰病衰退，陰囊松弛，少腹舒適，這時邪氣已經去除，疾病就一天天好起來。黃帝問：怎樣治療？岐伯說：根據疾病所在的臟腑經絡，辨證施治，疾病一天天減輕而痊愈。一般來說，患病未滿三天的，可用發汗法治愈；已經滿三天的，可用瀉下法治愈。

《熱論篇》說：表里兩感於寒的病人，得病第一天，太陽與少陰兩經同病，表現為頭痛口乾，胸悶心煩。第二天，陽明與太陰同病，表現為腹脹滿，身發熱，不願進食，神志不清，胡言亂語。第

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臟已傷，六腑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癒，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

三天，少阳与厥阴同病，表现为耳聋，阴囊收缩，四肢厥冷，甚至不能饮水，不省人事，到第六天就要死亡。黄帝说：疾病严重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还要三天后才会死亡，为什么呢？岐伯说：阳明经是十二条经脉的首长，血气最为旺盛，所以病虽重至神昏不知人事，也要三日后经气才会尽，所以才会死亡。

《热论篇》：黄帝说：凡是伤于寒邪之后引起温热病的，发于夏至日前的称作温病，夏至日后的称作暑病。暑邪当与汗一同排出，不可止汗。

《热论篇》：黄帝说：热病已经痊愈后，有时出现余热不清，为什么呢？岐伯说：一般出现余热不清，是因发热重时病人勉强进食，所以使热邪有所遗留。之所以会有余热，是因病势虽已衰减，而热邪有所伏藏，如勉强进食，邪气与水谷之气相合，所以出现余热不清。黄帝问：如何治疗余热呢？岐伯说：应根据患者虚实，或补或泻，给予适当的治疗，就能使余热得以清除。黄帝说：病人发热时有哪些禁忌？岐伯说：发热稍退时，食肉就要复发，进食过多就要遗留余热，这就是热病的禁忌。

《刺热篇》说：肝脏热病的，小便先发黄，腹痛，多睡卧，身体发热。正邪相争，就出现发狂妄言，多惊骇，两胁胀满疼痛，手足躁动不安，不能安卧。庚辛

其逆則頭痛員員^{〔1〕}，脈引衝頭也。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腎熱病者，先腰痛胕酸，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胕寒且酸，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2〕}。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左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此一節即言傷寒之兩感也，詳注備載《類經·疾病類》四十四。

注：【1】員員：旋轉不定的樣子。【2】澹澹：精神短少的樣子。

日病情加重，逢甲乙日大汗出而熱退，如熱盛而肝氣逆亂，庚辛日就會死亡。治療可針刺足厥陰、少陽。肝氣上逆，就出現頭痛昏暈，這是由於熱邪循脈上沖于頭的緣故。心臟熱病的，病人心中先覺不樂，數日後發熱。正邪相爭，突發心痛，胸中煩悶，時時作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日病情加重，逢丙丁日大汗出而熱退，如熱盛而心氣逆亂，壬癸日就會死亡。治療可針刺手少陰、太陽。脾臟熱病的，先頭重，面頰痛，心煩，顏面發青，惡心作嘔，身體發熱。正邪相爭，就腰痛不能俯仰，腹脹滿、泄瀉，兩頰痛。甲乙日病情加重，逢戊己日大汗出而熱退，熱盛而脾氣逆亂，甲乙日就會死亡。治療可針刺足太陰、陽明。肺臟熱病的，先凜然寒栗，毫毛直豎，惡風寒，舌苔黃，身體發熱。正邪相爭，就表現為喘息咳嗽，胸膺背部走竅疼痛，不能出長氣，頭劇痛不能忍，汗出怕冷。丙丁日病情加重，逢庚辛日大汗出而熱退，熱盛而肺氣上逆，丙丁日就會死亡。治療可針刺手太陰、陽明，使出血如黃豆大，疾病很快就能痊癒。腎臟熱病的，先腰痛，小腿酸，口焦渴不停飲水，身發熱。正邪相爭，就表現為頸項強痛，小腿又冷又酸，足心發熱，不想說話；腎氣上逆，就表現為頭痛昏暈，精神不振。戊己日病情加重，逢壬癸日大汗出而熱退，熱盛而腎氣逆亂，戊己日就會死亡。治療可針刺足少陰、太陽。以上所說的各臟出汗，都是在本臟自旺之日，正勝邪退，汗出熱退。又說：肝臟

热病的，左颊先见赤色；心脏热病的，前额先见赤色；脾脏热病的，鼻部先见赤色；肺脏热病的，右颊先见赤色；肾脏热病的，颐部先见赤色。热病虽然还未发作，只要见到面部出现赤色，就可以进行针刺，这叫做治未病。又说：太阳经脉发病，赤色显现于颧骨，这是将发热的征象，邪尚在卫分，未交于荣分，到了当旺之时，就可以得汗而愈。如果兼见厥阴经脉发病，为六经终始遍传，那么不过三天就会死亡。如果热病已内连肾脏，又兼见少阳病脉色，少阳经脉发病，赤色显现于面颊，这是将发热的征象，邪尚在卫分，未交于荣分，到了当旺之时，就可以得汗而愈。如果兼见厥阴经脉发病，为表里两感，那么不过三天就会死亡。此一节即言伤寒之两感也，详注备载《类经·疾病类》四十四。

《热病篇》曰：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瀉其热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热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热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热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热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热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

《热病篇》说：到热病的第三天，气口脉安静，人迎脉躁疾的，应当在阳经取穴，用五十九刺法，出汗泻热，补阴分的不足。如果身热较盛，而气口和人迎脉安静，脉证不相符，不要轻易针刺。而对于可用针刺的病人，要立即进行治疗，虽然不得汗出，邪热也会泄出。所以不要轻易针刺，是因有脉证不相符，有死亡的征兆。热病的第七八天，寸口脉躁动急疾而弦，应立即进行针刺，浅刺手大指间的少商穴，可以使汗出热退。热病的第七八天，如果脉微小，病人小便出血，口中干，是气阴虚竭，一天半内死亡；如见代脉，一天内就要死亡。

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瀉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噤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瘥者死，腰折、癰瘕、齒噤齬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陽之脈色榮顴骨^{〔1〕}，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死期不過三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本篇刺法未及詳錄，具載《類經·鍼刺類》第四十。

注：【1】此句至“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為衍文。

患熱病已經出汗熱退後，然而脈仍然躁疾，氣喘，又復發熱，就不能再用淺刺，進一步損傷津氣，如果喘促急迫的，必將死亡。熱病的第七八天，脈不躁動，或雖躁動，但不散不數，三天之後會有汗出，假若不出汗，第四天死亡。未曾得汗的病人，也不能淺刺腠理來發汗。又說：患熱病不能自知痛處，耳聾無聞，身重不收，口中干，陽分熱盛，陰分有寒意，這是邪熱深入骨髓，為不治之死證。患熱病自汗出，脈象尚順，可以用針刺發汗的，取魚際、太淵、大都、太白，用瀉法可以去熱，用補法可以發汗。如果汗出太多，可取內踝上橫脈處的三陰交止汗。患熱病已經出汗熱退後，而脈仍然躁動的，這是陰脈衰極的徵象，為死證；如果得汗後脈安靜的可生。患熱病脈尚躁盛，不能得汗的，這是陽脈亢極的徵象，為死證；如果脈躁盛在得汗後安靜的可生。又說：熱病有九種死證，不能施行針刺：一是汗不能出，兩顴骨發赤，頻頻呃逆的是死證；二是泄瀉又兼腹脹滿較重的是死證；三是目視不明，發熱不退的是死證；四是老人和小兒，發熱兼腹脹滿的是死證；五是汗不得出，嘔血便血的是死證；六是舌根糜爛，發熱不退的是死證；七是咳嗽鼻血，汗不得出，或者雖出不能至足的是死證；八是邪熱深入骨髓的是死證；九是高熱發瘥的是死證。瘥是指腰脊反張，四肢抽搐，口噤咬牙。凡屬上述九種情況，不可用針刺。本篇刺法未及詳錄，具載《類經·針刺類》第四十。

《评热病论》：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刺志论》曰：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论疾诊尺篇》曰：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刺法论》：帝曰：余闻五疫之至^{〔1〕}，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

《评热病论》：黄帝说：有患温热病的，汗出后随即又发热，脉躁疾并不因汗出而缓和，狂言乱语，不能进食，这个病的病名是什么？岐伯说：病名叫阴阳交，是一种死证。人体所以出汗，是因水谷入胃，化生水谷精微之气，如果水谷精微之气旺盛，就能战胜邪气而作汗。如今精气与邪气交争于骨肉之间而能出汗的，是精气胜而邪气退却。精气胜就应当能进食，不再发热，然而汗出后重又发热的，是邪气尚盛。出汗是精气胜，而今汗出后随即发热，就是邪气胜了。不能进食，精气就不能补充，疾病若仍然稽留不退，立刻就有生命危险。况且古代经文《热论》曾说：汗出而脉象仍然躁动盛大的属死证。现在脉象与汗出不相应，这是精气不能战胜病气，死亡的征象已经明确。狂言乱语，是神志失常，神志失常也是死证。现在出现了三种死亡征象，见不到一丝生机，虽然可能暂时缓解，最终还是要死亡。

《刺志论》说：正气旺盛而身体寒冷，是受到寒邪侵袭；正气虚弱而身体发热，是受到暑邪的侵袭。

《论疾诊尺篇》说：尺部皮肤灼热，脉盛大而躁动的，这是温病。若脉盛大兼滑，但不躁动的，是病邪将被祛除。

《刺法论》：黄帝说：我听说五种疫病的发生，都能相互传染，不论大人小

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2】}，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

注：【1】五疫：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疫病。【2】天牝：鼻受天之氣，故稱作天牝。

《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臟俞傍五，此十者，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熱也。

兒，病狀都相類似，如果不進行救治，怎样才能使疫病不互相傳染呢？岐伯說：要做到不互相傳染，一方面要人體正氣充實於內，不受邪氣干擾，一方面避免和疫毒接觸。使疫毒從鼻孔入來，又從鼻孔而去，只要正氣出於腦，就能不受邪氣干擾。所謂正氣出於腦，即是先想象自己心中光明如陽光普照。在即將進入疫病病人居室前，想象有一股青氣從肝臟發出，向左行於東方，化作一片林木；其次想象有一股白氣從肺臟發出，向右行於西方，化作兵戈鐵甲；其次想象有一沒赤氣從心臟發出，向上行於南方，化作熊熊火焰；其次想象有一股黑氣從腎臟發出，向下行於北方，化作冷冷寒水；其次想象有一股黃氣從脾臟發出，存留於中央，化作黃土。有了五臟之氣護身，再想象頭上有北斗煌煌星光，然後可以進入疫病病人居室。

《水熱穴論》：黃帝說：聽先生說治熱病有五十九俞穴，請告訴我穴位的位臚，以及在治疗上的作用。岐伯說：頭上有五行，每行有五个穴位，能发越阳经上逆的热邪。大杼、膺俞、缺盆、背俞，这八个穴位能泻除胸中的热邪。气街、三里、上巨虚、下巨虚，这八个穴位能泻胃中热邪。云门、髃骨、委中、髓空，这八个穴位能泻四肢热邪。五脏俞穴在脊柱两旁各有五个，这十个穴位能泻五脏热邪。以上共五十九个俞穴，都在热邪所在部位的附近。黃帝說：人感受寒邪之后即表现为热病，这是什么道

理？岐伯说：寒气极盛，闭遏阳气，就会郁而发热。

论 证 共二条

《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溫病即傷寒也。然傷寒有四時之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爲真傷寒。其有寒毒內侵而未至即病者，必待春溫氣動，真陰外越，再觸寒邪，其病則發，故至春犯寒則發爲溫病，至夏犯寒則發爲熱病，亦猶傷氣者遇氣則作，傷食者遇食則發，其義一也。然而傷寒、瘟疫，多起於冬不藏精及辛苦饑餓之人。蓋冬不藏精則邪氣乘虛易入，而饑餓勞倦之流則受傷尤甚，故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正爲此也。但此輩疫氣既盛，勢必傳染，又必於體質虛濁者先受其氣，以漸遍傳，則又有不待冬寒而病者矣。然此以冬寒主氣之爲病也，至於客氣變遷，歲時不同，故有冬行春令，則應冷反溫，夏行冬令，則應熱反冷，春秋皆然，是則非其時而有其氣，壯者無恙，怯者受傷。是又不止冬寒，而運氣不正之害，所當察而慎避者有如此。

《内经》说：冬天受到寒邪侵袭，到春天必发温病。这是说温病就是伤寒。然而伤寒有四时的不同，如冬天感受寒邪之后，即时发病是真伤寒。而其中寒毒内侵，未即时发病的，必须等到春天温暖之后，阳气发动，使真阴泄越于外，这时再感受寒邪，疾病才能发出，所以说到春天遭受寒邪的就发生温病，到夏天遭受寒邪的就发生热病，就好像已经伤气的，再遭遇伤气就要发病，已经伤食的，再进食过多就要发病，道理是一样的。然而伤寒也好，瘟疫也好，多发生在冬天不能固密精气，以及辛苦饥饿的人群中。这是因为冬天不能固密精气，邪气就会乘虚侵袭；而饥饿劳累的人，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所以在太荒大灾之后，必定发生大疫，正是这个道理。但这类人群中疫气既盛，势必发生传染，又必须是体虚气浊的人先接受疫气，然后逐渐传遍，这样就有不需感受冬寒之后就发病的。然而伤寒是冬寒之时主气为病，至于客气有变迁，岁时有不同，所以有冬天流行春令，气候应冷反而温暖，夏天流行冬令，气候应炎热反而寒冷，春秋两季也是这样，这是不正常的气候变化，这时身体强壮的虽然无病，但体质怯弱的就会受到伤害。这样看来，伤寒病的发生，又不仅仅是

一、瘟疫本即傷寒，無非外邪之病，但染時氣而病無少長率相似者，是即瘟疫之謂。古人有云：瘟疫證因春時溫氣而發，乃因鬱熱自內而發於外，初非寒傷於表也，故宜用辛平之劑，治與正傷寒用麻黃者不同也。此說固若近理，而實有未必然者。蓋瘟疫若非表證，則何以必汗而後解？故余於前論中，謂其先受寒邪，再觸則發，誠理勢之確然也。但其時有寒熱，證有陰陽，治陽證熱證者，即冬時亦可清解；治陰證寒證者，即春夏亦可溫散。謂宜因時者則可，謂非寒傷於表也則不可。

冬天的寒氣侵襲，而且因運氣變遷造成的不正之氣的危害，也應當仔細觀察，並謹慎躲避。

一、瘟疫本來就是傷寒，無非是外邪致病，只要是感受時行疫氣發病，男女老幼病狀相似的，就稱作瘟疫。古人曾說：瘟疫是因感受春天溫暖之氣而發病，因郁熱自內發於外，並非是寒邪中傷於表，所以宜用辛平之劑治療，與正傷寒用麻黃發表有所不同。這個說法似乎近理，而其實未必然。因為如果瘟疫不是表證，那麼何必一定要汗出而後能解？所以我在前邊討論中說到，瘟疫是先感受寒邪，未能即時發病，到春天再遭寒邪侵襲就發病，按理是確切的。但時令有寒熱，病證有陰陽，治陽證熱證的，雖在冬天也可用清解；治陰證寒證的，雖在春夏天也可用溫散。說因時制宜是可以的，如說瘟疫不是寒傷於表就不行。

瘟疫脈候

凡病傷寒、瘟疫，脈洪大滑數，而數中兼緩者可治，脈洪大而緊數甚者危。脈雖浮大而按之無力者，宜補兼表。身雖熱而脈弱者，當以純補為主，或兼溫散。身大熱而脈見沉澀細小，足冷者，難治。瘟疫四五日，身熱，腹滿而吐，脈來細而弦強者，十二日死。瘟疫二三日，頭痛腹滿，脈直而疾者，八日死。瘟疫八九日，頭身不痛，色不變而利不止，

凡是患傷寒和瘟疫，脈洪大滑數，而且數中兼緩的可以救治，脈洪大而十分緊數的危險。脈雖浮大，然而重按無力的治療宜兼補兼表。身雖發熱而脈弱的，應當純用補法為主，或者兼用溫散。身大熱而脈沉澀細小，足冷的，治療困難。患瘟疫已五六天，身發熱，腹脹滿，嘔吐，脈細而兼弦強的，到十二天死亡。患瘟疫兩三天，頭痛，腹部脹滿，

心下堅，脈不鼓，時或大者，十七日死。瘟病汗不出，或出不至下部者死。瘟病下痢，腹中痛甚者死。以上死證，言其略耳，諸所未盡，當於《傷寒門》參閱。

脉弦直而急疾的，到八天死亡。患瘟病八九天，头身不痛，面色不变，而泻痢不止，心下坚满，脉动无力，不鼓指，有时变大的，第十七天死亡。患瘟病后汗不能出，或虽出汗不能到达下部的死亡。患瘟病后腹泻下痢，腹中剧痛的死亡。以上死证，只是大概而言，还有未说到的地方，与《伤寒门》互相参观。

治法六要

自古傷寒治法，苦於浩渺，余自考察以來，留心既久，每臨編得其法，未必見其病，臨病見其證，未必合其方，可見病多變態，執滯難行，惟貴圓通而知其要耳。故余注《類經》，所列傷寒治要有六，曰汗、補、溫、清、吐、下。然亦但言其概，而未及其詳，今悉諸法於此，用補傷寒之未備者。倘欲求仲景心法，乃當閱傷寒本門，使能彼此參證，則綱舉目張，自有包羅貫串之妙，既約且盡，而活人之要，當無出此。

自古以来对伤寒的治法，苦于浩瀚而渺茫，我自考察探索以来，留心既久，每每在书中获得一法，临床上未必见相应的病种；而在临床上见到这种病证，处方又未必合用，真可见病情多变态，固执呆滞难于行事，唯有既能灵活变能，又能掌握规律才是最可贵的。所以我在注释《类经》时，所列出的伤寒治法要点有六条：汗、补、温、清、吐、下。然而也只是言其大概，未来得及详细说明，现在我将所有治法列于此，补充《伤寒门》中治法的缺失。倘若要寻求仲景心法，就应当阅读伤寒本门，如果能彼此参证，就能使纲举目张，自有包罗无遗，前后贯通之妙处，既简约，又能不遗不漏，治病活人的方法，就全都在内了。

汗有六要五忌

治傷寒之法，余已析其六要，而六要之外，又有五忌者，何也？蓋六法之中，惟汗爲主，正以傷寒之癰，未有不從

伤寒的治法，我已经分为六要法，而六要法之外，为什么又有五忌呢？因为在六要法中，唯以汗法为主，正在于

汗解者，故法雖有六，汗實統之，而汗外五法，亦無非取汗之法也。然取汗以辛散，此固其常也，而何以五法皆能取汗？六要則已，又何以有五忌之辨也？蓋汗由液化，其出自陽，其源自陰。若肌膚閉密，營衛不行，非用辛散，則玄府不昇而汗不出，此其一也；又若火邪內燔，血乾液涸，非用清涼，則陰氣不滋而汗不出，此其二也；又若陰邪固閉，陽氣不達，非用辛溫，則凝結不開而汗不出，此其三也；又若營衛不足，根本內虧，非用峻補，則血氣不充而汗不出，此其四也；又若邪在上焦，隔遮陽道，不施吐涌，則清氣不昇而汗不出，此其五也；又若邪入陽明，胃氣壅滯，不以通下，則濁氣不解而汗不出，此其六也。凡此者皆取汗之道，是即所謂六要也。

何謂五忌？蓋一曰熱在表者，內非實火，大忌寒涼，寒則陰邪凝滯不散，邪必日深，陽必日敗，而汗不得出者死；二曰元氣本弱，正不勝邪者，大忌消耗，尤忌畏補，消耗則正氣日消，不補則邪氣日強，消者日消，甚者日甚，而必不能汗者死；三曰實邪內結，伏火內炎者，大忌

傷寒的痊愈，没有不从汗出而外解的，所以要法虽然有六条，又都统率在汗法之下，汗法之外的其他五法，也无非就是发汗的方法。然而发汗要用辛温药，这是一般的常规，那么为什么其他五法都能发汗呢？有六要法就可以了，又为什么还有五忌的分辨呢？因为汗为津液所化生，出汗是由于阳气的主持，而根源却在于阴津。假若肌肤闭密，营卫不能流行，非用辛温疏散，汗孔就不能开放，汗液就不能排出，这是第一条；又如火邪内燔，血液干涸，非用清凉滋润，阴气就不能滋生，汗液也就不能化生，这是第二条；又如果阴寒之邪闭固于外，使阳气不能外达，非用辛温，凝结的阴气不能开通，汗液也就不能排出，这是第三条；又若是营卫不足，根本亏乏，非用峻补，血气就不能充盛，汗液也就不能排出，这是第四条；又若邪气壅遏上焦，阻隔阳气上升之道，不施行涌吐，清气就不能上升，汗液也就不能排出，这是第五条；又若邪气传入阳明，胃气壅塞，不用通下，浊气就不能下行，汗液也不能排出，这是第六条。以上都是发汗的方法，也就是所谓治法六要。

什么叫五忌呢？一是邪热在表，体内没有实火，此时大忌寒凉方药，因为用寒凉使阴寒之邪凝滞不散，邪气必将日益深入，阳气也将日益败坏，因而汗不能排出的是死证；二是患者元气原本亏欠，正气不能胜邪的，大忌再用消耗，而对畏惧用补法的尤其忌讳，因为再用

溫補，溫則愈燥，補則愈堅，而汗不得出者死；四曰中虛氣弱，并忌汗諸條者，大忌發散，散則氣脫，氣脫而汗不能出，氣脫而汗不能收者死；五曰病非陽明實邪，并忌下諸條者，大忌通瀉，瀉則亡陰，陰虛則陽邪深陷，而汗不得出者死。是即所謂五忌也。能知六要而避五忌，傷寒治法盡於是矣。第假熱者多，真實者少，能察秋毫於疑似，非有過人之見者不能也。余之諄諄，其亦願望於潛心者耳。

消耗使正氣日益消散，不補就使邪氣日益增強，消散的日益消散，增強的日益增強，到底不能出汗而死亡；三是實邪結滯于內，和內有伏火亢盛的，最忌溫補，用溫就傷陰愈燥，用補就實邪愈堅，使汗不能發出的是死證；四是中虛氣弱，以及《傷寒典》、《汗證》中忌用汗法的各種脈證，都大忌發散，用發散就使元氣外脫，因元氣外脫而汗不能出，或者因元氣外脫而汗出不止的都是死證；五是不是陽明證，以及《傷寒典》中忌用下法的各種脈證，都大忌通下攻瀉，用瀉下就會傷陰，陰虛使陽邪深陷入里，因而汗不能出的是死證。以上就是所謂五忌。能知治傷寒的六要法，又能知治療中的五忌，傷寒的治法就完備了。但在臨床上假熱證多，真寒證少，能在疑似之中，明察秋毫，非有過人見識的智者做不到。我之所以反復不倦地講說，正在于寄希望于能潛心體會的人罷了。

汗 散 法 共五條

凡傷寒、瘟疫，表證初感，速宜取汗，不可遲也。故仲景曰：凡發汗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半日中盡三服。如服一劑，病證猶在，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者，服三劑乃解。若汗不能出者，死病也。此所謂汗不宜遲也。然取汗之法，又當察其元氣病氣之虛實，若忽爾暴病，表證已具而元氣未虧者，但以辛平之劑，直散

凡是患傷寒、瘟疫表證初起，要盡快發汗散邪，不可遲緩。仲景說：凡是發汗服湯藥，在處方中雖然說每日服三次，但如果病情較重，應當在半日內服完三次。如果服完一劑，病證仍然存在，應再將本方煎服。甚至有不出汗的，要服至第三劑，方才汗出而解。若汗到底不能發出，屬於死證。這就是所謂發汗不宜遲緩。然而使用發汗法，又

之可也。若兼雜證，則當察其寒熱溫涼，酌宜而治，不得但知發散也。又若身雖大熱，表證全具而脈見虛弱者，必不易汗，此即當詳察補虛法，酌而治之。若不知標本，而概行強散，營竭則死。

一、傷寒之宜平散者，以其但有外證，內無寒熱，而且元氣無虧也，宜以正柴胡飲爲主治。此外如十神湯、參蘇飲，皆可酌用。若病在陽明者，宜昇麻葛根湯。若感四時瘟疫，而身痛發熱，及煙瘴之氣者，宜敗毒散或荆防敗毒散。若病在三陽，而頭痛鼻塞，項強身痛，咳嗽者，宜神術散。若傷風兼寒，而發熱咳嗽者，宜柴陳煎或金沸草散，甚者小青龍湯。

一、傷寒之宜溫散者，以其寒邪外盛而內無熱證，及元氣無虧而氣清受寒者，皆可從溫直散之，宜二柴胡飲爲最當。若寒甚表實者，惟麻桂飲爲最妙，毋疑畏也。此外如五積散、麻黃湯、桂枝湯、小青龍湯、葛根湯、聖散子之類，皆可酌用。

应当观察元气和邪气的虚实，若是突发暴病，表证已经具备，元气又无亏乏的，就只用辛平之剂，直接散邪就行了。若兼有杂证，就分辨病证的寒热温凉，酌宜施治，又不能只知发散，不顾其他。又如身体虽然高热，表证也全部具备，但脉虚弱的，必然不易出汗，此时要详细分辨阴阳虚实，采用适当的补虚法，酌情施治。如果不知标本虚实，一概使用解表法，勉强发汗，营阴竭绝就会死亡。

一、伤寒中宜用辛平解散的，是因为只有外在的表证，而内无寒热，而且元气无所亏欠，宜用正柴胡饮主治。此外如十神散、参苏饮，都可酌情选用。若病在阳明，宜升麻葛根汤。若感四时不正之气而患瘟疫，身体疼痛，发热，以及感受烟岚瘴气的，宜用败毒散或荆防败毒散。若病在少阳，表现为头痛，鼻塞，颈项强，身体痛，宜用神术散。若伤风兼寒，发热咳嗽的，宜柴陈煎或金沸草散，邪气较甚的宜用小青龙汤。

一、伤寒中宜用辛温解散的，是因为寒邪亢盛于表，而内无热证，以及元气无所亏欠，仅为天气清冷而受寒邪中伤所致，都可以用辛温直接疏散风寒外邪，宜二柴胡饮最为妥当。若表实寒邪较甚的，唯有用麻桂饮最好，不用疑虑畏惧。此外如五积散、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葛根汤、圣散子之类，都可酌情选用。